

第六回 紅顏淑女試屬詩七步知才

詞曰：

昔時面目還存否？俗態炎涼，轉眼渾忘舊。怪他壁立家無有，那知才韻宜詩酒。為郎憔悴腰肢瘦。試請題詩，落筆龍蛇走。而今埋沒暫時貧，終煩不在他人後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說這陳秋邁，初時見眾人一齊動手，心下好不著急。後見紫宸放出手段，打得個個叫苦求饒，直至紫宸出園而去，方得放心，卻暗暗稱奇。因見杯盤椅桌盡為一碎，打得不成模樣，亦即辭別元虛眾人而歸不提。

且說夏元虛見紫宸出園，秋邁別去，氣倒在椅，吁吁發喘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之斯文掃地矣。」賀圖道：「今日好意請他入社飲酒，又不是下教場，怎將夏兄竟當了一件軍器，耀武揚威起來，實是氣他不過。」李葉符道：「真乃可恨。吾輩衣冠子弟，卻被他如此凌侮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必須要想個法兒，處置得他淋漓盡致，方可消今日這口無窮之氣。」元虛道：「這都是張兄，一請請了這般一個狠戾的兇神道來，以致吃他如此之苦。如今全仗諸兄，替小弟出這口惡氣才好，不然一發小看我杭無人物。」

張其白道：「再不想這小畜生倒有如此氣力，以致被他打倒，實是小弟之罪。但要算試一個知縣的姪兒，也是容易之事，何必議論紛紛？」卜長俊道：「這倒也不是件容易之事。他的叔父蘇誠齋雖是個知縣，卻甚風力，況兼蘇星這小猴子奸猾異常，欲與為難，未可輕易。」張其白笑道：「卜兄也膽怯，真乃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不要說諸兄的勢力，就是小弟一個現任吏部公子，難道反勝不來一個知縣的姪兒？若依小弟愚見，妙在不要別尋領路，只消寫了一張狀紙，以冒勢殺人大盜虛架成詞，竟告在誠齋手裡，這叫泥漿灌足之計，連他自己也洗不乾淨，怕不著急？自然去央幾位大位來調停吾輩，無過是麗日優住之類。那時夏兄只消寫的兩個字去，他就一發著急了。」元虛忙問道：「兩個甚字，卻如此得力？」其白道：「一個辭字，一個謝字。他見這辭謝貼兒，知事不妥，心下怎不著急？自然有換人來，再三拜求，那時放說出，只要蘇星這個小畜生來，也讓我們打個暢快，方才罷手。」卜長俊道：「張兄也不要太打料得好了。倘不能如兄之願卻將奈何？」張其白道：「殺人大盜這樣大樞紐頭，怕他不膽寒？即使追究出真情來，那吃酒行兇，打壞夏兄是實。他一個知縣，難道該縱容子姪在任撒潑，凌辱斯文的，麼？他的官箋為重，不怕上司參究麼？再或不如我意，只消家父一言，連他這知縣也諸大門之外，豈不更為直捷爽快？」說得大家一起歡喜道：「有張兄如此作用，吾輩之恥可泄，夏兄之辱可復也。」張其白道：「不敢相欺，那些觸筆頭的求老三，還請教我這老法家裡。話雖如此，但兵貴神速，今晚寫了一章好狀紙，明早便去施行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有理。」元虛忙叫左右，鋪設紙筆。大家商量了有半夜，才寫得一紙狀詞，打點次早當堂投遞不提。

且說蘇紫宸，出了夏元虛家園門，一逕回至衙內，將此事一一告知誠齋。誠齋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也只該君子絕交，不出惡聲，不宜孟浪，以傷自己品格。」紫宸道：「心盲之輩，只宜閉戶潛修，勤學補拙。他偏要蠅集蜂忙，搖頭展翅，備諸醜態，世俗從而和之，將士風日漓。若不痛懲一番，以警將來，則斯文掃地矣。」誠齋道：「就要整頓斯文，也只宜循循善誘，豈必血氣為哉？況這班呆物雖是碌碌之輩，然皆悻悻之徒，安肯虛心服善？必將志圖報復。」紫宸笑道：「飽姪毒手，恐已膽落，即使欲為楚漢，亦直用靴尖踢倒耳，叔父何畏焉？」誠齋道：「我豈畏之？但事有所必至耳。自今以後，汝亦只宜斂跡潛修，毋作游俠之習。」紫宸唯唯而退。

次早誠齋坐堂，才開得門，尚未放告，忽聞聲鼓叫屈。誠齋忙傳問何事，原來就是夏元虛。抬頭看時，只見他果然臉青嘴腫，衣巾碎裂，同著一班無鞍公子。口中亂嚷亂叫道：「反了，反了。」誠齋心下已自明白，卻只做不知，出位來問道：「尊兄有甚事情，不妨賓館領教。」夏元虛等俱怒氣勃勃的道：「禁城之內，白日殺人搶劫，事屬異常，尚何暇投賓館。今治晚生等具有情詞，乞老父母大人即飭差捕究，以正國法。」誠齋驚道：「森嚴之下，怎有如此變異？既有狀詞可取上來。」左右即將狀子呈上，誠齋一看，只見其狀云：

錢塘縣學生員夏天生具呈為倚勢劫奪殺人大變事切：天生於本月十五日，宴集同袍，會文於浣花園中，慘遭凶盜。蘇星窺知珍玩豔目，頓起盜心，持刃突入，冒稱老父母是伊敘父，殺人肆劫，財寶一空，舉家震駭。有在社生員張其白、卜長俊等為證。伏念禁城之內，豈容白晝殺人；鬧市之中，那許綠林行劫？雖作盜者有恃，念數化者無私。叩乞嚴捕重究，追贓正法。

上呈。

誠齋看畢，拍案大怒道：「殺人大盜，法所必誅。又冒稱本縣為叔，死有餘辜。既禁城鬧市白日搶劫，豈鄰里坐視，汛兵不救的麼？」張其白道：「園隔重樓，內中被盜，外實不聞。惟治晚生等因社期會飲，是以目擊其事。」誠齋道：「既張兄親見，諒非虛謬。但殺人大盜所關非小，又且干連本縣，若少有架捏之詞，鞠出真情，則罪有攸歸，諸兄宜斟酌其可否。」

夏元虛等見誠齋不欲准其詞狀，只道膽寒，乃一齊嚷道：「強盜重情，豈可寬縱？別無斟酌。若老父母這裡不准，生員們即赴公祖按台處投控。」誠齋微笑道：「既諸兄別無斟酌，本縣難道倒要斟酌？但事關重大，罪成不小，必須先詳問一個的確。既事經奉縣，自有堂規，諸兄哲退儀門，只留夏兄在本縣案前，一言始末，即便捕獲其人。」說罷，目視左右，皂役會意，吆喝排衙。張其白等只得退立儀門，惟留下元虛一人。

誠齋正色問道：「狀上寫著道殺人肆劫，所殺何人，殺在何處，一一與本縣明言，以便臨驗。」夏元虛、張其白等因一時氣忿，又一時高興，思量要把那紙老虎來恐嚇誠齋，以為定當下屈服，那裡曾打點到認真的田地。今被誠齋這一問，登時語塞，遲了半響道：「殺人者將欲殺人耳，實未著傷。」誠齋冷笑道：「殺人償命，其罪不宥，豈有將欲之稱？又焉知果將欲耶？既未著傷，為何將殺人二字來欺誑本縣？已先坐著個故人罪矣。」元虛道：「無虛不入詞，此不過引用助語，乃治晚生等用慣的文法。但白日大盜，老父母何得徇私容縱，反欲加罪於治晚生為綠林漏網？不識老父母誠何心也。豈盜果令姪乎？」誠齋大怒道：「有這呆物，不知法度，在奉縣面前語言無狀。今既犯故人罪，左右何不去其衣巾。」兩班皂役，不由分說，早將他衣巾扯去，喝叫跪下。誠齋故大聲道：「劫去財寶，共有多少？是何物件？怎不開列失單，卻如此蒙混？快須細細報來，好待本縣替你發落。」

元虛見誠齋變轉面皮，認真做作起來，叫扯去頭巾，已覺羞辱不堪，兼之兩行皂役，呼喝如雷，心下十分著急。見上面問他劫去甚財物，回頭看眾人，卻都在下邊被門卒攔定，不許上來，不覺發抖，只得自己打算道：「今日這事情看來有些不大十分利市，若再將財物說少了，一發不妥，不若多說他些，才象個強盜。」因信口報道：「銀子只得五千九百餘兩，拜匣盛貯，外又大官箱三隻，內有金珠衣飾等物，約共萬金之數是實。」誠齋見說，問道：「這大盜共有幾人同來？為何卻只認得蘇星一個呢？」元虛道：「只蘇星一人，並無第二個。」誠齋呵呵大笑道：「既只一人，卻如何負得這許多重物？況一人怎稱大盜？」元虛道：「老父母那知他力如猛虎，一可當百。」誠齋怒道：「奸弊已露，還要強辯。」

因喝退立儀門，卻叫張其白等一班上來，問道：「元虛已被本縣審出真情，供係你等唆訟，不過酒後爭競，如何便誣以殺人大盜？況汝等皆累世衣冠，芹宮文士，正當潔身修行，奮發青雲，以慰令尊大人去後之思，如何反教人為不善，甘為無籍下流？今日本縣若徇私不究，他日令尊大人聞之，恐歸咎本縣之容隱，汝等還道何如？」張其白等見說，俱各面面相覷，因是自知理矩，只得直說道：「原係酒席賦詩，元虛辭不能吟，紫宸執意不允，以致毆打。元虛因受紫宸大虧，氣忿不過，欲圖泄恥，故捏造虛詞，強拉治晚生等佐證。狀上事屬烏有，然皆元虛所為，與治晚生等不相干涉，並非唆訟，還望老父母鑒察海涵。」誠齋見說，呵呵大笑，叫元虛上來，道：「如今這故人入罪，難道還是假的？若不反坐，怎禁刁風？」即將籤筒推倒，喝叫：「與我痛打。」

元虛見張其白一五一十將真情和盤托出，一時又不能照應，已是十分著急。又見一聲喝打，左右亂來扯拽，急得殺豬一般的喊叫道：「實係酒後爭競，並非強盜。因疑紫宸非者父母之姪，故設謬詞以相探耳。乞老父母念先父薄面，兼之弱體不堪受杖，望賜寬宥，以後再不敢於。」誠齋只是搖頭道：「若是徇私寬縱，公祖按台處知道，反疑本縣為綠林滿漏，這個如何使得。」元虛知是翻他前說，只是叩首求饒。誠齋執定要打，直嚇得元虛喉嚨叫破，額角磕穿，才叫放起來，道：「紫宸即非吾姪，亦不過詩酒盤桓，口角是非。不思自己才短，反以惡詞誣人，若非念爾宦裔，決不饒恕。以後急宜埋頭窗下，苦志青氈，庶箕裘克紹。若仍復如是，本縣訪知，斷難再有也。」說罷即吩咐逐出。

元虛與張其白等直待出了縣門，方才放心。元虛埋怨張其白道：「張兄今日倒不是與弟作干證，倒分明與蘇星做了抱告。為甚將自己的隱情，竟好象是倒流三峽水的一般盡行說出？虧你不留瞞半句，與弟做做出路。若不是小弟乖活，此時敝臀已吃竹片矣。」張其白頓足道：「小弟只道吾兄真個吐出實情。因想箭頭不硬，箭幹豈是硬得出的？故只得隨風轉舵，以直告之。豈知老癩賊把話來套我？但是吾兄雖不曾吐實，正該照應照應才是。」元虛道：「小弟正要向前照應，而吾兄早已滔滔出口，如今事已如此，悔也無及，只是反被蘇星在那裡恥笑。」正是：

倖倖驕情漫逞奇。如筒儉腹事成虛。

今番弄巧偏教拙，始信人稱捋虎鬚。

住表夏元虛與眾互相埋怨。且說王儒珍自與陳秋遴在埋劍園讀書，年餘之內，不幸父母並沒，守制在家。那王悅在日，雖曾出仕一番，卻是翰林閒職，不過無多薄俸。有其肥膩，兼且為人廉介，所以囊乏餘錢。而儒珍又甚曠達，父沒之後，不上兩年，早弄得四壁蕭然，絕似相如臨邛落魄時矣。幸尚留負郭田數畝，租息還夠糊口，不到得絕炊。

這年蔡其志奉命入都，因見夏英之死，不仕而歸。又值王悅病沒，不勝悲感，在家愈覺無聊，仍舊移至埋劍園居住。他見儒珍寒素特甚，雖是過意不去，少為齋助，然亦恥其門楣而不悅矣。這儒珍天性疏放，日惟銜杯行樂，竟不以貧為念。知其志不喜他，也便久不往來。

這日卻值其志六秩壽誕，儒珍誼居半子，豈有不去慶祝之理？只得粗備辦些壽儀，就叫墨童挑著，一逕來至埋劍園。早望見結彩懸燈，張樂設飲，卻先有一班親友，俱係縉紳前輩，在那裡稱觥獻頌。忽見儒珍走入，有幾個不認得的便問何人。蔡其志漲紅了臉，忙接口道：「乃是亡友王悅的令郎。」你道其志為何不說小婿，卻是那樣稱呼？因值佳賓滿座，貴客盈堂，正在揚揚得意之際，看儒珍那寒寒酸酸的行徑，心中深以為恥，故就登時改稱。世態炎涼大都如此，這也不足為怪。其志固憎嫌儒珍在眼前，即叫老管蔡信，引去後園盤桓。儒珍知是鄙薄他，卻故意道：「豈有此理。小婿為祝慶而來，少不得要捧編介壽。況諸先達俱在此，豈有不陪侍而公然避去之理？」其志色愠道：「日後正長，何必今日多禮？至於親友，自有我在，汝快去後園用飯。」說罷，目視蔡信。蔡信逼著道：「王相公請去書房吃飯。」儒珍因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列位，少陪得罪。」遂同了蔡信，來至後園文官閣坐下。蔡倍道：「王相公且請寬坐，小的云叫送飯來。言畢自去。」

儒珍抬頭見花木依然，因想道：「已昔與陳秋遴讀書於此，看花賦詩，倏忽三載，思之覺生感慨。」因周視徘徊。少頃，飯罷，推窗一看，卻見一池碧水，荷葉舒錢，楊枝掛線，大暢襟懷。倚欄久之，忽聞步履聲出自花陰，抬頭看時，卻見兩個小鬟擁著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在薔薇架下遮遮掩掩。儒珍定睛細看，那美人生得雙眉春柳，一貌秋花，溫文似玉，端重如金。知即小姐，驚喜不定，忙整衣出閣，上前恭恭敬敬的一揖，道：「不知小姐何由至此，使不才得瞻仙姿，殊慙鄙懷。」

原來這小姐就是與儒珍產下時即便聯姻的蔡若蘭。她的芳心蕙質所不待言，更奇在七八歲便解吟詠，將其志幼時之書盡皆覽遍。至今二八，竟成了一個女才子，每以道韞、蘇小自許。這兩個小鬟，一名紅渠，生得偉麗，一名嬌綉，生得柔美，皆若蘭所最得意。

這日嬌綉正在園中採花，忽見蔡信引了個少年書生入園，知是儒珍，忙復身入內報道：「小姐，今日恭喜。」若蘭道：「深閨之中，卻有何事，這般的慌慌張張？」嬌綉道：「小姐每自說是愛才如命，因不知王相公腹中深淺，時懷戚戚，常欲遣婢持題，以探近來學問。今日王相公卻獨自一個在園內文官閣中，小姐何不親臨面試，一決往時疑抱，亦未為不可。」若蘭笑道：「呆妮子，話雖如此，我與王相公尚未諧花燭，豈可私自期會，於禮有礙？」嬌綉道：「我倒不呆。小姐知書，豈不聞文君私奔，尚稱千古風流？今小姐與王相公是夫婦名分已定，又非桑濮私期，青天白日之下，有甚嫌疑？小姐倒不要錯了主意。小婢每每聞老爺道王相公不務舉業，飲酒嬉游，又恥他家計凋零，有不悅之意。今日天付奇緣，小姐若不去曉導他一番，未免增他日之憂。」

若蘭見說，默然良久，道：「從來深閨處女，聲息尚不達外，豈有不得父命，而與人期會？雖他日之夫妻，於今日終恐未便。」嬌綉笑道：「若欲得老爺之命，焉能有相見之事？雖墨守禮法，亦貴達權。且今日之會，實有三益，小姐臨軒一試，則知其文才虛實，可釋往日之疑，一益也。至於會面之時，小姐可以正言罪其往日嬉游之非，并告知老爺因而不悅之意。彼非草木，自因棒喝而去故態，二益也。嬉游一去而感小姐之言，必然發憤雞窗，淬厲全鋒，功名唾手可得，絕老爺意外之心，三益也。有此三益，尚以小禮自拘，不知小姐誠何心也？」

若蘭半晌說道：「細思汝言，似亦有理。但從來不曾識面，未免羞人，又將奈何？」嬌綉道：「小婢每見小姐讀《烈女傳》捲七

歎息，回顧小婢道：『閨中兒女而能如此，真不愧鬚眉。』今日之事，乃爾羞縮，何無鬚眉氣乎？」紅渠亦從旁攬掇道：「嬌綃之言，實是不差。小姐不必遲疑，致誤機緣。」若蘭無奈，只得被嬌綃紅渠拉了，瞞了家中大小，一逕來至園內。

不期儒珍眼明，知是小姐，趨前揖問。若蘭不勝顏赤，來又欲還走。倒是紅渠道：「他日總是夫妻，何如此羞澀？此地未便說話，且到軒中敘禮。」即扶了若蘭，招儒珍同至文官閣內。儒珍復揖道：「今日何幸相逢於此，只因令尊見憎，是以蹤跡久疏，望小姐宥之。」若蘭低聲答道：「適聞郎君祝家嚴壽誕而來，故得此良晤。但妾深處閨中，以禮自持，未嘗敢輕出戶。今私會郎君於此者，妾因每聞郎君一自先人沒後，日惟飲酒嬉游為務，獨不念居諸易擲青春而白首者倏忽耳？青燈夜雨，此日工夫，黃榜秋風，他時光彩。乞郎君念妾之百，此後急宜猛省，務修理舊業，閉戶攻苦，以副先人之意。若仍執迷，舉業一廢，墜入輕薄之流，家嚴聞之不悅，恐姻親不無意外之虞。妾實心寒膽裂，不知郎君竟何以為心也？」

儒珍見若蘭一番錚錚之言，已覺刺心，及說到姻親有意外之虞，急得幾乎下跪，因連連作揖道：「承賜藥言，自知過矣，敢不痛戒？但在向者，因念大丈夫昂藏七尺，必當歷游佳山水，收取兩間奇氣，以壯學識，非敢樂嬉游而廢舉業。況功名之事，同拾芥耳。小姐萬勿愁損，明秋當克副閨中之望。而婚姻事全仗小姐自主，勿為旁言聳惑是荷。」若蘭道：「一係已定，千金莫易，妾心堅如鐵石，郎君可無憂也。既郎君許功名拾芥，是必抱負宏才，不為曩下之炊，焉能默識焦桐？今庭外柳枝掛綠，舞風弄月，態若輕狂。郎君何不揮灑一章，使妾亦見大家手筆？」

儒珍見說要他做詩，搔著癢處，正好賣弄才學，便欣然道：「蒙小姐俯采芻言，敢不如教。第恐巴人俚句，不好唐突西子。」一頭說，一頭磨墨濡毫，將楊柳為題。不消半刻，吟成一律，雙手奉上道：「呈教香奩，乞小姐一定推敲。」嬌綃接來，遞與若蘭。若蘭展開雲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「柳枝詠」，其詩云：

桃花輕薄海棠嬌，平等韶光到柳梢。
綠映枕邊驚晝寢，青來筆底贈吟嘲。
非關野霧新添恨，似惜春風假舞腰。
多少遊人渾不解，相逢繫馬折柔條。

若蘭看畢，大喜道：「才思敏絕，真子建、青蓮之流，功名豈落人後乎？妾初意以郎君荒於曲生，不勝其愁，故不得已冒嫌相會，少致狂言，用相激勵。今閱佳章，始倍珊瑚珍異絕非庸材可比。倘再加淬厲，何患不破壁飛騰耶？」儒珍見若蘭讚美，不勝喜悅道：「庸常之句聊以應命，過蒙小姐賞鑒，加之虛譽，殊令抱慚無似。不識小姐肯弗吝珠玉，亦惠然示我以瑤章否？」若蘭道：「女紅針指，閨中所嫻。至於吟詠之事，恐難井立詞壇也。」嬌綃在旁笑道：「禮無不答，小姐自然要回敬的。」若蘭再欲推辭，嬌綃早鋪箋磨筆，扶若蘭向桌邊。若蘭只得步儒珍原韻，亦走筆成一首，叫嬌綃遞與儒珍，道：「辱蒙徵言，勉強塞責。恐瓦缶雜奏於蕭韶之側，適足污聽耳。」儒珍道：「小姐閨中之秀，定多柳絮之詞。」接過手來，正欲披看，忽聞有人嗽聲，一時驚散。正是：

相逢疑是謫天仙，只為憐才不避嫌。
驚起畫眉聲已杳，空留花影照欄杆。

只因這一會後，有分教；功名舛逆，連理萋菲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下回自然分解。